

守望斯文：
叶德辉的生命历程
和思想世界

张晶萍 著



守望斯文： 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

张晶萍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绪论	(1)
一 叶德辉——近代史上的一面多棱镜	(1)
二 学术史回顾	(3)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10)
第一章 半吴半楚:叶德辉早期经历和思想旨趣的形成	(14)
第一节 生于“理学之邦”	(16)
第二节 接三吴汉学之余绪	(23)
第三节 重建湘学知识谱系	(35)
第四节 独特的汉宋学术论	(44)
第二章 扶世翼教:叶德辉与戊戌变法	(53)
第一节 商量旧学,启迪新知	(53)
一 商量旧学	(53)
二 关注维新	(58)
第二节 扶世翼教,批驳“新说”	(63)
一 不安于康学	(63)
二 公开辩难	(66)
三 维持风俗,攻击时务学堂	(72)
第三节 “后学争呼韩退之”	(76)
第三章 双重保守:叶德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	(85)
第一节 在变法与变人之间	(85)
一 “只言去弊,不言变法”	(85)

2 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

二	变法先变人·····	(89)
三	从新旧之分到顺逆之辨·····	(94)
第二节	“孔不必悲,教不必保”·····	(97)
一	晚清保教论与传统儒学危机·····	(97)
二	“孔不必悲,教不必保”·····	(101)
第三节	在中西、古今之间·····	(108)
一	叶德辉的“夷夏之辨”·····	(108)
二	叶德辉的“新旧之辨”·····	(119)
第四章	从“权绅”到“劣绅”:清末社会变迁与叶德辉的身份转换 ·····	(124)
第一节	我为逃世看春色·····	(124)
第二节	足智多谋一权绅·····	(137)
一	筹措赔款与赈灾·····	(138)
二	主张“废约不如改约”·····	(139)
三	既开放又“排外”的活动家·····	(144)
第三节	由权绅而劣绅:叶德辉身份的转换·····	(148)
一	抵制新学新政·····	(148)
二	有谷不售遭处分·····	(154)
第五章	尊儒崇经:叶德辉的经学思考与经学调适 ·····	(158)
第一节	抵制公羊学说,维护经学体系·····	(159)
一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	(159)
二	叶德辉的《左传》、《公羊》之辨·····	(161)
三	学术与思想的纠缠·····	(167)
第二节	传授治经门径,绵延经学教育·····	(171)
一	“变法即失学”:叶德辉对清末新政的批判·····	(171)
二	叶德辉绵延经学教育的努力·····	(175)
三	叶德辉经学思想的内在困境·····	(188)
第六章	心系斯文:易代之际的选择 ·····	(194)
第一节	背时违俗,守先待后·····	(194)

一	流播中国旧籍,抵御西学泛滥	(194)
二	考索乡邦掌故,树立人伦风范	(199)
第二节	强为斯文重此身	(202)
一	我生不幸逢国变	(202)
二	强为斯文重此身	(207)
第三节	另类的遗老	(212)
一	以战为守攻民党	(212)
二	讥评时政遭追捕	(220)
三	教育会长的作为	(225)
第七章	存古续绝:叶德辉晚年保存旧学的努力	(232)
第一节	存古书,保国学	(232)
一	藏书以传古	(232)
二	刻书保国学	(239)
第二节	探字原,存中文	(250)
一	清末民初的汉语言文字之危机	(252)
二	叶德辉的文字学研究	(254)
三	在新旧学术视野下的不同定位	(266)
第三节	薪火相传,旧学转新	(271)
一	叶德辉对民国初年湖湘学术的影响	(272)
二	叶德辉对日本新汉学的影响	(278)
第八章	一去郎园呼不返,读书种子竟如何	(284)
第一节	还乡仍作客,何处是桃源	(284)
第二节	高才生不偶,大乱死无名	(294)
结论	(303)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9)

绪 论

一 叶德辉——近代史上的一面多棱镜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的嬗变使人们失去了承平时期的中庸平和，人性最隐蔽的一面得到尽情呈现。浩如烟海的晚清民初之掌故，正是“易代”之际众生百态的反映。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异言异行如过江之鲫的时代里，叶德辉依然是引人瞩目的传奇性人物。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也作奂彬、奂分），一号郎园，祖籍江苏吴县，后迁居湖南长沙。在中国近代史上，叶德辉可以说是一个风云人物，曾多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或者舆论关注的焦点。数其荦荦大者即有：1898年春，当湖南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叶德辉在“扶世翼教”的激情感召下，著文立说，摇唇鼓舌，在攻击南学会、时务学堂之时，矛头直指康有为的公羊学说，成为湖南保守派（这里借用传统说法，姑妄称之）的领袖。戊戌政变后，随着叶德辉所刊刻的《翼教丛编》在全国各地的流播，叶德辉“名动天下”。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叶德辉因“有谷不售”、“与巡抚生隙”等罪名遭到革职处理，一时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1913年，叶德辉因涉嫌攻击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而被唐蟒捉拿，几遭不测。1914年，叶德辉因攻击湘督汤芑铭苛政“迹近土匪”而被汤芑铭追捕，险些送命。1915年，袁世凯统治期间，叶德辉任筹安会湖南分会的会长，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被视为帝制余孽。20世纪20年代，叶德辉又因反对湖南省宪运动、主张统一，遭到湖南省议会的弹劾和舆论的抨击。叶德辉的死更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传闻）叶德辉戏作对联，对农民运动极尽讽刺

之能事，最终被当作土豪劣绅遭到镇压。是以有人感叹，“揆其平生，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①。

几乎和叶德辉在政治上一贯守旧等量齐观的是，叶德辉作为藏书家、出版家、经学家等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叶德辉家筑观古堂，藏书近30万卷，不仅是晚清民初湖南最大的藏书家，也是全国有名的藏书家。他一生刊刻、整理、撰述著作达百余种之多，诚可谓著述等身的硕学通儒，在全国乃至海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湖南著名学者李肖聃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论者谓湘州而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术，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也。”（《湘学略·邵园学略》）叶德辉在学术上贡献之大、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而公众舆论津津乐道的则是叶德辉的种种奇闻轶事。他郁郁多文，辩才无碍，笔掣雷电，舌涌波澜，恰如今人之所言之“毒舌”。他“文断”乡曲，目中无人，傲视前贤，唯我独尊。不仅如此，他还耻言高尚、及时行乐，声色犬马，无所不通，并且毫不掩饰，公然撕去读书人道貌岸然的遮羞布。他出入公门，鱼肉乡里。当然，有时也被誉为“侠义之儒”，热心公务，解急纾难。他还是一位湘剧的拥趸，清末时“家蓄梨园一部”，在引领湘绅雅集新时尚的同时，也推进了湘剧经营的近代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而叶德辉似乎全不受这种教诲的约束，颇得“文人下海”之先机，经营有方、独擅胜长，凭借富饶的家资，一度成为长沙商业领袖，斡旋于商人与政府之间。

职此之故，关于叶德辉，实在很难“一言以蔽之”。“劣绅”、“侠儒”、经学家、卫道者、才子、痞子等，似乎都对，也似乎都不对。奇闻轶事流传多了，便成了传奇。传奇多了，便遮盖了历史的真相。以至于时至今日，叶德辉在世人的心目中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叶德辉仿佛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近代社会文化嬗变过程中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

那么，如何拨开传奇的迷雾，真实地再现叶德辉的一生？如何透过叶德辉这面多棱镜，去反观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多种面相？这是专业历

^① 朱健：《叶德辉之死》，《书屋》1997年第4期，第30页。

史研究者的职责所在，也是本书的研究目标所在。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看，叶德辉一生扮演了多重角色，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政治上的守旧派，又是文化上的传统学者，还是社会上的传统绅士；多重身份的底色是忠于传统文化的学者。叶德辉是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人物，他虽然由于行事风格独特而为世人侧目，但绝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清末民初之际旧式文化人的典型，其经历、思想是新旧冲突、中西碰撞之际旧式学者的一种缩影，为我们观察近代学术文化诸面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研究他的重大活动、思想逻辑，总结其学术成就及其局限，探讨其内心世界，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史上的各种现象，起到解剖麻雀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能当前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 学术史回顾

叶德辉一生跌宕起伏，“惊天动地”，故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奇闻轶事颇有流传，但大多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不具备学术价值。此外，由于叶德辉藏书丰富、著述等身，其学术成就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专业的学术评论也间或有之。如，章太炎就称叶德辉为“读书种子”，1914年在给女婿龚未生的信中称：“得叶德辉一人，可与道古。”并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省宪问题与叶德辉产生争执时感叹：“如此好学问，甘作谯周，何欤？”^①在痛惜叶德辉的政见错误之时，还肯定叶德辉“如此好学问”。梁启超是叶德辉在戊戌新旧之争时的论敌，但也承认叶德辉学问甚好。叶德辉去世后，梁启超在与家人的信中说：“叶平时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②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部分意见。与此同时，日本学术界也对叶德辉其人、其学予以了关注。1925年6月，叶德辉的日本弟子松崎鹤雄在日本人田冈正树主编的《辽东诗坛》“著述介绍”栏目中，撰文介绍叶德辉的《说文读若字考》。1927年4月，叶德辉去世后，松崎鹤雄又

^① 参见汤志钧主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8、749—751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5页。

撰写了《叶德辉传略》，揄扬其师“大而经史四部，小而词曲，无书不购，无学不通”，是湘学自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诸儒弃世之后的硕果仅存。^①稍后，日本学术界在东京举行了叶德辉追悼会，叶德辉的另一日本弟子盐谷温撰《先师叶郎园先生追悼记》，在回顾自己与叶德辉的学术交往的同时，将自己在在中国戏曲方面的研究成就归功于“先师教导所致”^②。

1935年，叶德辉的后人将叶氏平生所刊、撰、校之书汇集成《郎园全书》刊行，前有汪兆镛纂《叶吏部郎园先生事略》、黄兆枚撰《郎园先生传》，对叶德辉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介绍；李肖聃《郎园全书总叙》、杨树达《郎园全书序》、王啸苏《叶郎园先生全书序》以及叶德辉从子叶启发《郎园叶先生全书序》、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先府君郎园全书跋》等则对叶德辉的治学路径进行了分析，对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作了高度评价。李肖聃指出：叶德辉治学，“守吴先正遗法，与侍讲（指王闿运——引者注）异趣，于阁学（指王先谦——引者注）为再传弟子，执礼甚勤，论学亦不苟同，而于同光今文师说疾其诬妄惑世，颂言攻之”^③。又指出，叶德辉平生治学以小学、目录版本学为工具。杨树达则誉叶德辉“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踪段王，自标独得”；“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于子也，述作余间，游心艺术”，并说：“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传业，旷代之鸿儒矣。”^④王啸苏则将叶德辉放在湖湘学术发展史上，揄扬叶德辉的学术贡献：“先生之学，通矣博矣，条枚所施，实本于东吴；沾溉之宏，乃衍夫南楚。《七略》、四部，穷术业之大原；五际六情，续天人之附绪。荟丛编而远行海国，寻佚简而欲度流沙，淹雅有称，足光楚学。”并详述叶德辉“明于诂训也”，“专于目录也”，“精于辑校也”，“雄于诗文也”^⑤。不过，由于这些序、跋之作的特殊背景，不免有“死后谀

① 转引自王雨霖《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2006年第1期，第50页。

② [日]盐谷温：《先师叶郎园先生追悼记》，海客甲译，《斯文》1927年第8期。

③ 李肖聃：《郎园全书总叙》，见《郎园全书》第一册卷首，长沙叶氏观古堂1935年版。

④ 杨树达：《郎园全书序》，见《郎园全书》第一册卷首，长沙叶氏观古堂1935年版。

⑤ 王啸苏：《叶郎园先生全书序》，见《郎园全书》第一册卷首，长沙叶氏观古堂1935年版。

墓”之嫌疑，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20世纪30年代，叶德辉的侄子叶启勋曾撰写《叶郎园先生年谱》，在《南强旬刊》上连载了三期，对叶德辉早年的活动作了记述。^①遗憾的是该《年谱》不完整，只记到叶德辉27岁止。此外，在湘人左舜生《万竹楼随笔》、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杨钧《草堂之灵》等笔记中都对叶德辉有零碎的记述，尤其是杨著对叶德辉的学问不无讥刺，反映了杨、叶的不同学术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陈子展先生在《蘧庐枝语之一》中有一节《叶德辉与康有为》，对叶德辉与康有为思想的对立进行了分析，提出“叶主去弊、康主变法”，“叶主张翼教尊孔、康主张创教尊孔”，“康派学说，一时流行，尤以湖南为盛；叶先生笃于乡邦观念，自不免生出反感也”等看法^②。这些观点，至今对我们研究叶德辉仍然有启发意义。而在几种湘学史著作中，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叶德辉，只有李肖聃在《湘学略》一书中，专门为叶德辉列《郎园学略》一目，对其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影响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与评价，其观点大体上与前述《郎园全书总叙》相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叶德辉研究一片空白。一方面，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一版再版（较早的是1957年中华书局版）；另一方面，学术界始终没有正视叶德辉其人、其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此种情况才有所改观。1982年，文干之写了《大劣绅叶德辉》^③一文，基本上是从政治立场上批判、揭露叶德辉反动劣迹的。稍后，杜迈之、张承宗合著《叶德辉评传》^④，对叶德辉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粗略的研究。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叶德辉历年反动劣迹，下编则对叶德辉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做了记述。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该书局限性很多，阶级义愤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历史考察，但在全面整理叶德辉的学术成就、肯定其学术地位方面，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另外，郑伟章、李

① 叶启勋：《叶郎园先生年谱》，《南强旬刊》第1卷，1938年第11、12、13期。

② 陈子展：《蘧庐枝语之一》，《人间小品：乙集》，上海人间世社1935年版，第168—172页。

③ 文干之：《大劣绅叶德辉》，《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万健所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①，以《叶德辉与观古堂》为题，对叶德辉作了些介绍；申畅的《中国目录学家传略》^②也对叶德辉的目录学有极简短的介绍。两书所论均不出《叶德辉评传》之范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其人不足取，其学实有可传”的思想指导下，学术界对叶德辉的具体学术活动、学术成就的研究，渐渐升温。到目前为止，以叶德辉为论题的单篇论文约有四十余篇，其中包括4篇硕士学位论文，即朱新民的《叶德辉及其历史文献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孝平的《叶德辉文献学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秋实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校证》（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晓娟的《书林清话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些单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集中探讨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活动与成就，内容包括叶德辉的藏书活动及思想、校勘活动及方法、目录学成就、版本学成就等。其中《书林清话》又是重中之重，几乎每一篇与叶德辉的学术相关的研究论文，都会涉及此书，而直接以《书林清话》为论题的就有5篇之多。这些论文对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充分的挖掘、总结与肯定。

与此同时，港、台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叶德辉，其中台湾蔡芳定以《观古堂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对叶德辉的藏书活动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叶德辉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叶德辉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主张。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叶德辉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主张，大体上有两种观点：

一是强调叶德辉是守旧派的典型。如尹飞舟的《湖南维新运动研究》^③就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官绅（下）》一章，专列一节介绍叶德辉，把他作为湖湘文化中顽固守旧的典型；同时，对叶德辉攻驳康有为学说的学理依据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其他有关近代思想史的论著中，叶德辉也被看成是守旧派的典型。朱义禄指出，倭仁、徐桐、叶德辉、刘

①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鸿锡是近代顽固派的代表；^① 郭双林则指出，当“夷夏之辨”观念即将彻底崩溃时，叶德辉成为固守这一“传统”的代表，他当时就对“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表示“不能苟同”，并起而辩驳，“但他依据的理由不过是不能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这样的理由很难说服人”^②。贾小叶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固守夷夏之辨的封闭性、反对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是叶德辉。^③ 郭文与贾文都征引了叶德辉的《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作为论据。王尔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将叶德辉作为保守人物的代表，其保守具体体现在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反对西化上。^④ 总之，他们都认为叶德辉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物。

二是认为叶德辉并不那么守旧，属于“旧中有新”人物。持这类观点者以罗志田为代表。罗志田先后撰有《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⑤ 从而打破了有关叶德辉是顽固守旧派的成见。两文的特色是撇开了变法与反变法、西政与西艺之类的模式，而从文化竞争的角度来看待王先谦与叶德辉，可谓另辟蹊径、匠心独运。正如文章标题所揭示的，作者认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王先谦、叶德辉并非湖南最为守旧的人，王先谦积极参与了湖南新政中的许多大事，叶德辉虽没参与，但也不反对。促使他们反戈一击、由新而旧的原因，是他们与激进维新派对国情的不同判断、对中西文化竞争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罗志田强调了叶德辉“旧中有新”的一面。周秋光在《熊希龄传》一书中也有部分内容论及叶德辉，指出

① 朱义禄：《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的顽固派》，《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② 郭双林：《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中州学刊》2001年第2期。

③ 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第61页。

④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7页。

⑤ 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两文同收入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主要内涵是“西政与西艺之争”^①。许顺富在《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中指出,湖南绅士的守旧与求新都是爱国救亡意念的驱动,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并不反对、轻视西学,叶德辉也主张学习西方;他们主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来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层面的改革,从而与主张政治改革的新派产生了分歧。^②熊秋良在《“翼教”教略论》一文中指出,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翼教派与维新派之争主要是学风、学理之争;他们并不反对变革,只是在如何变、变到何种程度上有歧见,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反对学习西政、西教。^③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无论视叶德辉为顽固守旧派的典型,还是“旧中有新”的人物,都是以一种间接映射的方式体现出来,研究者采取的是摘录片言只语以供立论的方式,并且选择的论据惊人相似。对叶德辉的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的阐发,对叶德辉思想的内在逻辑也缺乏透彻的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叶德辉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很多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首先,对叶德辉生平活动研究得还很不充分。仅有的一部《叶德辉评传》,对叶德辉生平履历介绍过于简略。而90年代以来的叶德辉研究成果中,很少有文章是专门探究叶德辉生平重大活动(藏书活动除外)的。近年“谈论”叶德辉的现象渐趋热闹,但绝大部分出于通俗史家或作家之手,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充满夸张与想象,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因此,迄今为止,关于叶德辉,依然是传奇多于历史。叶德辉一生究竟参与过哪些重大活动?起了什么作用?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与哪些人交往?爬梳史料、真实地重构叶德辉生平的重大经历,成为叶德辉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其次,对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活动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成果,但与叶德辉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极不相称,而且现有研究结构很不合理。目前,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是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叶德

① 周秋光:《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③ 熊秋良:《“翼教”教略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

辉的藏书、目录、版本、校勘等方法与思想。至于叶德辉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研究、小学研究，除了笔者本人曾撰写过一篇学术论文外，^①尚无人涉足。由于叶德辉的经学研究是戊戌变法时期他反对康有为学说的学理依据，有关研究的缺失导致我们对叶德辉在新旧之争中思想立场理解的偏差。至于叶德辉一生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些学术研究，有着什么样的情怀？他的学术研究在近代学术嬗变中处于什么位置？为今人提供了哪些启示？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说还是研究的盲点。

再次，学术界对叶德辉的思想虽有所涉及，但大都是在研究其他问题、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捎带提及叶德辉，以烘托背景、树立批判的靶子，因此，对叶德辉的思想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部分论著依据激进维新派的标准来选择论据，以激进维新派对叶德辉的批判当作研究者自己的批判。戊戌新旧之争中，双方在论战之时都不免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也有歪曲事实的地方。因此，仅根据新派的导引，摘录片言只语，是难以体现叶德辉思想全貌的。叶德辉在戊戌变法中，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思想？他是如何看待变法的？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究竟有哪些思想分歧？他是如何回应时代课题的？凡此种种，都不是仅靠摘录片言只语就可以解释的。遗憾的是，目前尚无一篇以叶德辉的思想为主要论题的论文，更不用说专著了。至于对叶德辉思想的整体考察，对他的思想与他的学术研究之间、他的思想与他的乖张的行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的思索，就更是付诸阙如。这就使得当前的叶德辉研究呈现出一种人、学分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叶德辉在学术上的成就，一方面批判他的保守思想，同时把他的行事风格仅仅归结为个性使然，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不能深入叶德辉的思想世界。

尽管叶德辉研究本身存在着很多盲区，但学术界在其他领域如保守主义、湖湘文化、近代学术史等取得的成果，也为推进我们对叶德辉的认识提供了参考。本书既是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叶德辉其人、其事放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追踪其生命历程，重构其思想世界，并力图借助叶德辉这面多棱镜，反观近代社会文化嬗

^① 张晶萍：《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变过程中的诸种面相。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如前所述,叶德辉是个“话题人物”,头衔多多。而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身份如权绅、遗老与劣绅,实际上是叶德辉在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叶德辉与时代思潮互动的结果,也是时代思潮在叶德辉身上的投射;有些则是叶德辉在不同的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如经学家、商人、绅士等,显示出叶德辉活动范围之大。无疑,叶德辉是个矛盾的结合体。综观叶德辉的一生,引人注目者一在于其人不合时宜的行事风格,一在于其旧学湛深、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以后人有“其人不足道,其学实有可传”的论断。研究者们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各取所需,分而论之,理固当然;然而对于研究叶德辉而言,则必须统而观之,以恢复一个完整的叶德辉形象。笔者以为,除了个性、心理等非理性因素之外,决定叶德辉行事风格的深层因素是其思想,贯穿叶德辉其人、其事的也是其思想。因此,本书的目标就是重建叶德辉的思想世界。思想的形成不是纯粹概念演绎的结果,而是内在理路与外在环境互动的结果。本课题正是将叶德辉的思想放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它追问的是:叶德辉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遭遇哪些困惑?如何进行调适?是非得失如何?与他的身份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并进而探讨叶德辉的思想在近代文化嬗变中的位置与意义。

相对于历史上众多的以思辨见长、以构建理论体系著称的思想家们而言,叶德辉“思想性”的含量显然有限。除《翼教丛编》之外,叶德辉的思想大多是以闲言碎语的方式见诸各类著述之中,少有系统论述和理论阐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叶德辉的思想反映的是“一般”水平,而不是最高水平。也正因此,反而更具代表性。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之际,面对时代的挑战,学者们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回应,形成自己的思想立场。此种思想,虽然未必都能引领时尚,却必然要影响到一己之进退出处。叶德辉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一般思想水平”的代表人物,为我们考察学问家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有鉴于此,本书将对叶德辉思想世界的探讨建立在对其学术活动的考察基础上。本书所说的

“思想”，是指叶德辉对社会政治尤其是历史文化的总体看法。他一生都倾注着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关怀，固守其文化信念。本书所说的“学术”，不是指具体的某一学科的专业研究，如目录、版本、训诂、校勘之属，而是总体上的学术情怀、学术生态、学术模式，相当于“学术思想”之属。对于叶德辉来说，其文化思想的形成，直接以其古文经学的学术见解为依据；其文化保守思想，又并非停留在思想阐发、理论宣传上，而是落实到学术实践上。思想主张往往通过学术研究，获得学理的支持；学术研究，则往往蕴涵着思想诉求。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单纯的学术史研究，不甚措意于具体著述的得失，也无意于某个具体学术观点的是非，而更希望叩问学者的心路历程，在思想史的背景下，探讨其学术研究的文化关怀。本书也不同于单纯的思想史研究，不拟对思想逻辑作过分的诠释，而试图在学术史的背景下，确定思想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内涵。

历史人物的思想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展开。这个“一定的语境”，既指纵向上的历史背景、历史沿革，也指横向上的空间背景、地域特征。本书力求做到纵横交错，获得一种“立体”的理解。因此，除了以近代文化与学术变迁作参照系考察叶德辉对时代思潮的个性化回应之外，还试图将这种个性化回应纳入一定的空间来考察，探讨叶德辉思想所代表的空间意义及其空间范围的变化。笔者认为，叶德辉是由地域人物上升为全国性的人物的。他首先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受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的双重影响，尤以前者为重，既扮演了湖湘忠义传统代言人角色，又是晚清湖湘汉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了近代湘学变迁的中间环节。同时，他又是全国意义上的文化保守者，其“翼教”思想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演进的一个阶段，并且是旧学阵营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过程中抗拒西化、因而没能完成调适的旧式学者群体的典型。此外，身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频繁的清末民初，他与域外学术界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影响。因此，笔者在考察叶德辉的思想与学术活动时，依托的背景分别是湖湘学术、中国传统学术、国际汉学等。叶德辉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自觉意识，因而代表的是不同范围的学术思潮；在不同的层次上，有着不同的文化使命与学术追求。当然，这只是叶德辉自身思想与学术演进的历程中呈现出的一种大致的脉络，而非截然分开的几个阶段。

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探讨，不仅仅因为他本身的缘故，更在于他是时代的折射。叶德辉是近代史上的一面多棱镜，是近代文化嬗变之际旧式学者群的缩影。因此，本书虽是个案研究，而在研究目标上则希望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换言之，是想借叶德辉之眼观察一个时代。为了避免个案研究的片面性，本书采取了互动视角，既考察宏观的历史背景对叶德辉的影响，又考察叶德辉对于时代思潮的独特回应。据笔者浅见，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洞察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而过于琐碎的私人化叙事，又会淹没历史的主题。如何保持两者的平衡、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本书想要突破的又一个方面。叶德辉对时代思潮有其个性化的理解。私人话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囿于个人的成见，产生了某种误读与隔阂。叶德辉的一生，有其自身的逻辑演绎的一面，也有受时代思潮影响的一面。笔者所要寻找的，就是叶德辉自身思想与时代思潮之间的结合点，也即叶德辉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思想逻辑来看待社会变迁，尤其是学术文化变迁；而近代社会思潮在具体的历史人物眼里，又得到了何种解读。此外，叶德辉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如何从个案研究推导出一般结论而又避免以偏概全的漏洞？由“小”到“大”，这中间巨大的一跃究竟该如何跨越？史学界虽然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但并不完全适合本课题研究。为此，本书尝试着以叶德辉为中心，通过对人物交往、事件联系的梳理，层层外推，将叶德辉还原于一定的网络中间，内嵌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发现叶德辉背后的群体，以求获得超越于叶德辉个体之外的认识。

叶德辉是学者，是商人，更是参与地方事务的绅士，既有学术追求与文化信仰，也有现实关怀与精神品格，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因此，要把握叶德辉的思想，除了在学理层面追本溯源之外，还必须重构叶德辉的生活场景，透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对于叶德辉而言，最受人诟病者莫过于言行之不一，一方面以卫道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声色犬马、逾闲荡检。毋庸置疑，叶德辉的率性而为与其标榜独立的个性有关，然而，仅以个性来解释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事风格，不免失之简单。例如，“生性伉直”是个典型的性格评判词，而所以“直”则必然与事主心中持有的标准（观念）相关。也即，对行事风格的分析只有与思想世界的考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反之亦然。因